

# 这一方水土

□向 娟

问曰:“人为何而活?”  
佛曰:“寻根。”  
问曰:“何谓之根?”  
佛曰:“不可说。”  
何谓之根? 根即是原点,置于心中,谨守一心,就不会再迷茫,就是你信心的源泉,顽强生存的动力,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能想到的根,首先便是故乡。谁都不会否认故乡是自己的根之所在,就像绍兴之于鲁迅,高密之于莫言。不管你是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还是一根伏地小草,你的根始终都在泥土里,向你提供着生存的根本。写作如是,做人如是,所以国人对于寻根,有着相当的执念,所谓叶落归根也好,由根生发也罢,抑或是文学回归乡土,故乡都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从这里走出去,最终必然还是要回到这里。

故乡是我的根,可是关于故乡的地点,有一段时间,我非常迷茫。

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发表格要求填写籍贯,查到汉语词典,注解“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这个“或”字,让人犯难。我出生于郴州,祖居地在望城,去问父亲如何填,回道“望城”。我便由此认定,我的故乡是望城。

那应该是关于我故乡所在何地的第一次思考吧,后来慢慢长大,我也渐渐明白,为何在这个我生活了20多年的湘南小城里,同学们和朋友们都说我是长沙人。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是,只要我开口,不论郴州话说得多么纯熟,他们都说我带着长沙口音。的确,父亲原籍望城,母亲原籍长沙,我们家的官方语言就是长沙话,而我每年都要跟随父母回老家探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一干亲戚。不单是语言习惯,还有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等,有些东西就这样不经意地刻在骨子里,然后通过一些细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带着异地的痕迹。所以,在他们眼里,我只能是长在郴州的长沙人。

后来,我调到长沙工作、安家,便又经常出现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当别人有意无意地问起我是哪里人的时候,往往还不等我开口,身边熟悉的人就会代为回答“郴州人”。刚开始,我还会郑重其事地纠正,我是长沙人。大家只是笑,却分明不认同这个答案。最简单的理由,竟然还是——“你看你说话吧,那么重的郴州口音……”那后边,自然还有很多理由,与最初的原因同出一辙,只是翻了个儿。

在长沙人眼里,我是郴州人,在郴州人眼里,我却是长沙人。身份如此尴尬,令我困惑,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被族群抛弃和孤立的问题,我到底是哪里人,几乎每一代人都换一个地方居住,下一代的出生地都与上一代不同。

我的祖父,小时候随父从邵阳隆回迁至望城,而再往上追溯,我曾祖父的童年却是留在湘西淑浦……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祖父曾带着刚满10岁的小儿子(我父亲),陪同自己70多岁的老父亲(我

曾祖父)回淑浦探亲,在那异常陌生又庞大的族群里,丰腴的亲情并没有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减少分毫,让幼时的父亲至今难忘。而那一次,也是我曾祖父的最后一次寻根之旅,第二年他便与世长辞。

我的祖父出生于隆回,曾祖父辞世后,他再也没有去过湘西,却常去隆回,一直到后来,老得走不动了,仍是喜欢跟我们这些孙辈讲隆回的往事,说起金石桥、白马庙等地名如数家珍。但是这些,离父亲已经远了。

作为完整地生长在望城的一代,父亲的堂表亲都在望城,不同于祖父还有堂表亲在隆回;除了那一次淑浦之行,父亲从未离开过望城县境内,一直到16岁参军入伍。部队驻守郴州,经人介绍,父母结婚,落户郴州。翌年,我出生。

和父亲关于籍贯的探讨无疾而终,我对故乡的寻找依然无果。身份的不确定性就这般横亘着,慢慢生出些缺乏归属感的惶恐来。

偶然一次,同几个老师聚会,席间谈及这个问题,各人均发感慨,莫衷一是,多数都说这不是个案,随着社会发展,这样的社会迁徙会越来越多,那么身为迁徙的一代,我们该如何认定自己的根? 如果把社会发展带动的社会迁徙,以及这种对故乡的集体迷失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来评析,那将上升到伦理、人文……事情愈见复杂起来,可我却依然找不到答案。

纷纷扰扰中宴席散去,那位年过六旬,一直未曾开言的老师,临别微笑着,提笔留我一句赠言:这一方水土。

犹如痴儿,醍醐灌顶。一个看似复杂的问题,竟有如此简单的答案,无须那林林总总的论述,一锤定音。这就是人生的智慧,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豁达从容。何必纠结你从哪里来,要去往哪里? 现在,你就站在这里,站在这一方水土之上,这一方水土承载你、滋养你、生发你,最终也将会接纳你。

故乡,其实就是你现时脚下的这一方水土。自此,我不再迷茫。

旧事(外一首)

四平郊区的春天一年一度,留下些花枝  
仿佛萱草留下的记忆,始于悲哀的智者  
我的骨头稀松,心头落满去年的薄雪  
再一次想起那些陈年旧事,  
那些经年裸露的风,散步的小人儿  
岁月颠覆的痕迹能有多少  
唉!晨起觅食的飞鸟,呼啸而过的蒸汽机车  
这大地上轻浮的事情啊  
轮回着五千年的生死牌,全都一副模样

立 场

往木板上钉钉子,往皮球里,填空气。  
天空中那架大飞机还在飞,它不知道我  
在为它捏把汗。现在,钉子从木板的另一面  
露出头,学会了紧密的结合。现在  
皮球弹上天,但它不会比飞机飞得高  
我不停顿,钉钉子,看几个孩子做游戏  
整个过程单调,重复,甚至有些荒诞  
身旁放钉子的盒子还在,但那些钉子都  
在木板上,密密麻麻的,数也数不完  
钉子还有许多,皮球却只有一个,蹦跳着  
和那群孩子跑得无影无踪。我挥舞铁锤  
把钉子钉进木板里,不去想为什么  
而另一架飞机轰鸣着滑向世界的停机坪



居药芍

赵东原

坎,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站在那里。

黄连布依族婚礼坐夜宴

很多年前就去过黄连,因其名如同中药中最苦的一味,就记在了心里。小时候身体不好,天天吃中药,其味苦不堪言,每当面对那碗黄中带黑的药时,实在喝不下去就会哭鼻子,父亲很看不惯我哭的样子,就会

走至山的凹陷处,听见水声,抬头一看,山上飞瀑跌宕而下,水流湍湍。山很高,水就如同天上飞涌出来的一样。最早的时候,村里的青年男女会在这里对歌传情,一唱就是几天,满山都是人。现在除了飞瀑,山腰上种满了枇杷树。同行的人中,有人爬上山跳进地里,穿梭在枇杷树下,摘取枇杷花。我们都知道枇杷花可以止咳生津润肺,心里虽想要一点却难以开口。

这时村委会的支书来了,是个女的,20多岁的样子,本地人也是布依族。她一路走着,一路给我们说着本民族的婚礼坐夜宴。布依族本来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逢上结婚这样的喜庆,正是放歌的时候,现编现唱,如同信手拈花,摇曳摇曳、驱雾拨云,一唱到天亮,唱他个翻天地覆,唱他个海枯石烂,才能显出民族本色来,且是不重复地唱。谁能有如此本事?

从农历一月唱到十二月,月月有歌可唱;正月里闹元宵,二月梨花歌,三月里过清明……布依族人用歌来告诉子孙们有关生活和生产的知识。在他们看来,对歌不仅仅是表达高兴,还是智慧学识的较量。他们能看见什么唱什么,而对唱的人如果不能应对,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做客吃饭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在夜宴上,筷子、酒壶、烟等东西都用红双喜封好,唱对了才能拆封,才能尽情享受主人家的款待,要不你就一边坐着去。

“重重叠叠山又来,人从云南送花来,我在云南送花到,送来鲜花席上栽……”唱歌的人走了很远的路,风尘仆面,情深义重。那么远的路途,在交通不便的年代,他需要早早地上路,历尽辛苦,送上一束花,意味着就去了幸福和美好。

“正月栽花无花栽,二月栽花正花开,三月栽花红似火。四月荞麦架上升……”这是主人接花时唱的,唱得悠远婉转,美到透彻清凉。

吃饭时,支书为我们唱起了布依歌,她有一副好嗓子。或许布依人都有一副好嗓子,是上天给的,听得我要落下泪来。

蔡川堡

东出固原城,向云雾山方向行驶,不到50公里,一座古堡就出现在官厅镇蔡川村的东面半山坡上。

空洞的堡门孤零零地眺望着过往的车辆与行人,俯视着领下20来户炊烟依然升起的人家。踏上农户门前的土路,穿过稀疏的杏林,顺着时断时续的羊肠小路没走多久,我就站到了被人遗弃的古堡前。驻足,抬头审视,然后,抬起脚跨进了已经没有门板的砖甃堡门。

堡内一片荒芜,只有两棵榆树的干枝在微风中飒飒作响。土堡分两层,两棵榆树在内堡和外堡的隔墙两边生长。榆树高过堡墙,从虬曲的枝干和皴裂的树皮看得出来,这两棵榆树在此已生长了数十个春秋。它们一棵半倚着堡墙,一椏梢上栖落着两只喜鹊。两只喜鹊并没被我这个不速之客吓跑,而是跳跃几下后定在一个枝头上冷漠地观望起我来。它们仿佛是这古堡的守望者。这倒让我心虚,有了侵犯他人领土的尴尬。我忙咧咧嘴,投以歉意的微笑,小声说:“你们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喜鹊显然是讨厌我的多话,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嘎嘎”叫着旋上崖畔,飞向了山后。

在一截老土坎上坐下,我卸下摄影包,细细端详起眼前的古堡残迹来。记得前年春天初次来这座古堡时,天气尚未转暖,草芽刚刚出土,崖畔上桃花乍开,内堡的梨树刚刚含苞。那时,从远处向这边看,一片冷冷的粉红又一簇簇高过墙头的素白。再走近了看,粉红的,素净的,都还鲜艳,都还迷人。至今,当时那股子淡淡的香气还萦绕在我的鼻翼。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并非桃梨的鲜花,而是堡内崖畔下十几孔窑洞。那时,我已在西海固境内走访了大大小小方形、半圆形、梯形、葫芦形、龟背形、八卦形等各式各样300多座古城堡。城堡内的建筑有蓝砖房、土箍窑,有庙宇、仓库,有改成牛羊圈舍后搭建的草棚,有切成块分给多户人家做宅院修建的红机瓦房,也有一根木棍、一砖半瓦不见的荒院,惟独没有见过像蔡川堡这样半是土筑堡墙半是崖洞的堡子。其他城堡,即便半面筑墙或依山而建,堡主也都在堡内筑有豁亮的砖瓦房舍,不像这座土堡,只有一排黑黝黝的窑洞。我想,这与堡主的财力、生活习惯以及对居安思危的理解有关。

那天,我一走进堡内这些黑黝黝窑洞,就被其中的土桌、石磨、木马桩、泥坯马槽、锅台连炕、扫帚疙瘩、剪纸窗花,以及报纸炕围和清油灯碗吸引了。我逐个端详,渐次揣摩,觉得当年生活在这些窑洞里的大人和孩子并不十分寂寞。其中有一孔窑洞,不宽、不深,除了土炕、土凳和学生生字本糊就的炕围以外,窑壁的铁钉上还挂着一个打了补丁的花布书包。我估计这是一孔孩子居住过的窑洞。因为窑壁上有一行十分稚拙的铅笔字:“我要上初中”。同时我看到炕头上还贴过一张被人细心撕扯又没有完整揭走的小奖状。我残留的奖状上,有隐约可辨的“××小学”的红印章和尚能辨析的“白梅”、“三好”等字迹。再扫视一圈,稍稍靠里的窑壁上另有一些同样稚拙的铅笔字画:有梳着小辫戴着红领巾的肖像,有自行车,有迎风飘扬的五环旗,有“我想骑着车子看奥运”、“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文字。当时,我虽然清楚地觉得这些文字和图画别有一番情致,但由于没带闪光灯,也就没能拍下照片。最后,我不得不抱着遗憾,带着对这位白梅同学的许多假想走出这孔窑洞。当我走出白梅同学的窑洞走进另一孔已经坍塌的窑洞时,又被一幅土垆拉画在黑糊糊窑壁上的简笔画诱惑住了。简笔画画的是一对相互凝视着的男女。这幅画,细细端详,很温暖。

要拍下这些画,是我再次来这里的主要原因。这一次来之前我早就准备好了闪光灯。我想,也许正是那个叫白梅的同学和这对相互凝望的恋人,才是这座古堡当年的灵魂,才使这座古堡在我心里没有彻底坍塌。也许正是这些最浅显的向往和最本真的爱恋,才最美好,最逼近人性。

窗外阳光明媚,室内荧光闪烁。我一次又一次按下相机快门,一张又一张记录下了这些被时光熏黑了的窑洞里的远古岩画般的场景。

这座古堡的建造者是谁,无从查考,最后住在这里业已迁走的人我随即可以打听到,或许不用打听我就可以在新农村、新城市、新环境里撞见,可我没去探听也没有去找。我在想,白梅同学早已上了大学,已经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去北京奥运村看那钢制的鸟巢和飘扬的五环旗了。还有,我相信那对在窑壁上渴望爱情的青年男女,已终成眷属。

我觉得来这座古堡,除拍下这些别有趣味的照片之外,还有其他来由。暗暗寻思:这里落寞得只有一排空窑、三垛土墙、一地杂草、一股清风和三两声鹤鸣,并没有什么还能令我迷恋的呀?

这时,我嗅闻到了一种气息,一种都市少有的迷人的香味。我忽然记起了一片粉红中的素白,记起了堡内那棵含苞欲放的梨树,莫非它还在开花? 我急忙走出窑洞,穿过豁口奔进内堡。看着黄叶婆娑的梨树我顿住了,时值深秋,哪棵梨树还能开花呀? 我自嘲地笑了。可就在我自嘲的同时,惊呆了,被一股股透骨的香气笼罩了——梨树下,满地落果。如遍地发酵的黄泥,弥漫着醇厚的酒香……

官 厅

没有什么比官厅更贴近一座古堡了。

官厅,在固原以东,距固原城30公里。官厅原来是固原市原州区一个乡,也是一个村,不久前又改成了一个镇。据当地农民讲,官厅有一段时间叫宋家堡,因为这里早先有一户大宋氏汉族人家的大堡院,清末回族起义,清政府为了“涣其众,孤其势”,择“荒绝无主之地”令其散居,宋家因而迁往他乡,此堡便留给了四散而来的回族人居住。他们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官厅成立了乡政府和村委会,于是宋家堡前便有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既是南北通途,又是官厅集市贸易的街道。天长日久,宋家堡就被官厅这一响亮的名字取而代之。

可据我查考,官厅作为地名,已经历史久远。宋太祖手下有个名叫张继能的内侍,经过官厅时,所作的一首《题原州官厅》,可以为证:

夜闻磬外铃声苦,晓听城头角哀来。

不是感恩心似铁,谁人肯向此中来!

官厅这两个字,表面出彩,引人向往,仿佛有八角亭、假山、太师椅和拥前簇后的姨太太少奶奶,又仿佛有世袭、买办的大官员,有排场的官府议事大堂,实则不过一个南北大路边人烟稀少的村落。只是这个村落曾有位位高三品的大官经过倒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官厅的一度寥落,还可以从清代部分史料中得知。《宣统固原州志》载:“固原辖境辽阔,地广人稀,大塞巨堡,寥寥可指,其四乡中有十余家为一村者,有三五家为一村者,甚至一家一村。”当时官厅村隶属原州区清平堡,清平堡共96个村,回人众加起来总共只970户,官厅究竟有多少农户,就不多用言了。

官厅,深藏在大山之间。早年,山道崎岖,去官厅赶集,没有比毛驴更好、更体面的交通工具。骑着毛驴去赶集的人,其骑在毛驴上前倾后仰,一山一洼,一高一低,铃铛一叮一下不亚于去京城会试。当然,饥肠辘辘,家无柴米,囊中羞涩的赶集人总是占了多数。

再受命于皇恩,手握重权,经过这民不聊生之地去做官的张继能吧,他不思民间疾苦,只一味地埋怨,说明他并不是什么好官。但反过来一想,他十五六岁入宫当太监,能勤奋好学赢得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主子的赏识;能在抵御契丹入侵,征讨党项李继迁反宋的军事活动中担任重职,监督军队、修筑城池;能参与镇压王均、陈进、卢成均领导的士兵起义,并屡有劳绩于宋;能官至内侍省副都知、群牧总监、会州刺史、洮州铃辖、原州铃辖等职,也算是一位能做点表面文章、知恩图报的官员了。

我的朋友小海,家就在官厅村宋家堡子的后面。我去他家的路上,见两个男孩在自家麦场上玩弹球,这种游戏我小时候也会,需要食指把持好方向,拇指有弹性。这两小家伙玩得聚精会神。其中一个男孩拇指的弹力很大,每次都能使弹球蹦出很远。可最后一次他食指没有把持好方向,竟把玻璃球弹进了麦场边的稀牛粪里。

因为周末,孩子们都没有上学。小海几个邻居家的男孩们吆喝着玩“官兵捉贼”。其中一位充当小偷的男孩藏进堡墙下的暗道,一时捉不出来,吓得大哭起来,充当官兵的几个孩子赶紧把他捞上来。另有几个女孩在踢毽子。你踢过来,我踢过去,最终还是在把毽子踢到了无人能数的远处。

小海和妻子正在自家院里晒玉米。去年的玉米长势不错,可到了秋季天气忽然转凉,玉米没有得到充足的阳光,黄橙橙的颗粒,里面却没多少内容。我开玩笑说,你怎么把粮食种成了皮包骨,他认真真地答道,粮食也要靠吃赈济。他前段时间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搞基建时从地下挖出来一些碗片,我十分好奇,今天专程来看,或许能从这些碗片上得到一点有关官厅或宋家堡子的什么信息。我翻来覆去看了那些碎碗片也没看出门道,却冷不丁问了他一句:“你挖这些瓷块的时候,没发现有什么官印、笏板一类的东西吗?”问完,他没笑,我却笑了。小海见我有些失望,进屋拿出两个瓷盘,说:“这是我爷爷留下的清代餐具,我小时候饭碗不够用的时候也用它们盛过饭,你看能不能找出你要找的文字。”我小心翼翼拿起瓷盘翻看,这是清贫人家用过的粗瓷盘,其中一个已经有磕碰过的裂痕。我用食指弹弹,它的声音已经十分喑哑。